



南非史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的南非史，其叙述上既高扬开普殖民地的建立，下迄当代南非。作者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经济为主线，兼论社会、文学与教育，分别从布尔人、英裔白人和当地黑人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南非历史的变迁。在讲述历史之余，作者还总结了自己二十余年南非史研究与教学的心得，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当下南非种种社会痼疾与种族问题的根源，以及南非在非洲大陆的历史地位。

郑家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南非史

郑家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非史/郑家馨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
(史学论丛·外国史系列)
ISBN 978-7-301-16202-6

I. 南… II. 郑… III. 南非-历史 IV. K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2877号

书 名: 南非史

著作责任者: 郑家馨 著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202-6/K·06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8.5印张 449千字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中国人在一生中最早知道有南非这样一个国家,可能是从小学课本中关于15世纪末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和新航路发现的叙述,在儿童心目中达伽马笔下的好望角,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迷迷濛濛、若隐若现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浩瀚海水中。其实,在中国人航海最辉煌的时代——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他的船队曾四次驶抵非洲东海岸,进行友好的外交和贸易活动。距南非只有2600多海里航程的郑和船队可能从当地人所传递的信息中了解到:从麻林(马林迪,南纬 3°)往南没有明朝拟造访的大的王国,只有部落;在索法拉以南的海峡洋流诡谲难测,风期不定,南航不顺,北返更难。因此郑和船队肯定没有继续南下进入南纬 25° 的南非的北界林波波河领域。此后,仅仅半个多世纪,世界形势遽变,殖民主义时代到来,整个印度洋逐渐被西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控制了。从此,中国与非洲交往的性质就不再是中国人和非洲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所规定。中国人大批进入南非是在五百年后的1905年。20世纪初的非洲大陆已经全部殖民地化了,而中国也被半殖民地化了。统治南非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英布战争(1899—1902)后急需恢复它的最大的南非金矿,以增产黄金,便于1905—1907年从中国输入了7万多名华工。7万华工分批在兰德矿区一千多米深的矿井下面极其艰苦地劳作三年,开采黄金。契约到期,许多华工,甚至连矿井所在地区的约翰内斯堡城都没去过,就被装上海轮遣送回国了。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与非洲大陆五十多个新独立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唯独没有与南非建交。南非白人政权对非洲人实施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遭到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谴责,中国对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的正当要求,一向予以坚决支持,并且不同种族主义政权发生任何关系。1994年4月南非

实行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制选举,选出了黑人占多数的新南非政府。中国人民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视为南非人民解放事业中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一胜利不仅使南非人民摆脱了种族主义的压迫,而且为人类文明社会根除种族主义立下了丰功伟绩。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建交,从此关系发展顺利。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前往南非从事商业、投资活动以及中国学生赴南非留学,总人数达数十万人之多。而且,这种发展势头仍未呈减少的趋势。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南非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研究的兴趣,方兴未艾。尽管有几十年时间,中国大陆人民实际上无法进入南非国土,但中国人对南非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未有减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60年代初杨人梗教授指导几名助教和研究生开辟对非洲史的研究以来,南非史和南非现状的研究一直是学科的重点,1997年北京大学成立非洲史研究中心也是以研究南非现状为重点。

从80年代初开始,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南非史”、“南部非洲史”已有十数次。二十年时间中,历史学系研读非洲史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中以南非史和南非现状为选题范围并最终作为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题目的,占一半左右,可见中国青年学生和青年研究者对南非关注程度和兴趣之大。

二十多年来笔者在从事南非史教学的同时,搜集南非史料,并利用90年代初赴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接触和搜集一些国内难以见到的档案材料和研究成果。本世纪初,笔者退出教学一线并完成研究生论文的指导工作后,开始撰写《南非史》。

笔者研究南非的重点侧重于“史”的方面,对“现状”的研究所下功夫相对较少,因此本书最后两章有关“南非现状”的撰写更多借重于吸收其他同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葛佶、夏吉生、杨立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在这里要特别表示感谢的。另外,由于我国(除台湾地区)在1994年以前同实行种族壁垒的南非的隔绝,对南非文学的研究几乎空白。在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所收近300名外国名作家中,没有一位南非作家。本书第24章关于南非文学的简述,基本上是吸收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2008年3月12日于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寓所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荷属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1)
一 从好望角的发现到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1)
二 开普殖民地的土地扩张	(6)
三 早期荷兰殖民者的经济结构	(8)
四 科伊人的反抗和灭亡	(11)
五 殖民土地扩张与桑人的灭绝	(14)
六 布尔殖民者东向土地扩张被阻遏,黑人出现于南非历史前沿	(17)
第二章 19 世纪以前的南非土著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	(19)
一 南非土地的真正主人	(19)
二 科伊桑人的狩猎和畜牧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20)
三 班图黑人的牧农混合经济的两种类型	(28)
四 19 世纪前南非原住民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南非历史的影响	(39)
第三章 开普殖民地早期的政治和文化生活	(42)
一 开普殖民地早期的行政系统	(42)
二 布尔人遗世子立的宗教文化生活	(46)
第四章 荷兰统治结束,英国接管开普殖民地	(49)
一 欧洲商业战争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寿终正寝	(49)
二 英国对开普殖民地新旧交替的政策	(51)
第五章 掠夺土地的“卡菲尔战争”和科萨人的挫败	(57)
一 科萨人面对殖民主义新对手	(57)
二 科萨人的失败原因分析	(60)
第六章 英国的殖民改革和促使布尔人大迁徙的因素	(63)
一 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布尔人的阶层分化	(63)

二	英国实行殖民改革	(66)
三	英国改革法令成为促使布尔人大迁徙的因素	(72)
第七章	祖鲁王国的崛起	(79)
一	北恩戈尼人诸部落统一的有利条件	(79)
二	四大酋长国争战中祖鲁王国国势后来居上	(84)
三	恰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	(87)
第八章	姆法肯战争与南部非洲北疆的变动	(94)
一	姆法肯战争和北恩戈尼人的北迁和南下	(94)
二	苏陀—茨瓦纳人和迪法肯战争	(98)
三	巴苏陀王国的形成和莫舒舒一世的励精图治	(109)
第九章	布尔人大迁徙和布尔共和国的形成	(115)
一	布尔人大迁徙从散到聚的过程	(115)
二	祖鲁王国军民为捍卫国土而殊死战斗	(120)
三	布尔人共和国呈现雏形	(123)
四	英布殖民者全面出击兼并土地	(125)
五	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共和国独立	(128)
第十章	矿藏发现前经济落后的南非	(134)
一	白人殖民者抢占南非大部分土地	(134)
二	强迫劳动制背后的种族主义色彩	(137)
三	纳塔尔殖民地和“土著保留地”的试点	(141)
四	南非 220 年(1652—1872)历史发展的限度	(145)
第十一章	钻石和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刮起了南非旋风	(148)
一	矿业带动南非经济进入“起飞”状态	(148)
二	矿业开采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152)
三	矿业的兴起刺激英布的殖民扩张	(154)
四	英布扩张的聚焦点——祖鲁王国	(158)
五	“有形帝国”在南非的扩大	(161)
六	南非非洲人知识分子的成长	(165)
第十二章	英布矛盾激化走向战争	(173)
一	兰德金矿发现引发南非经济的跃进和巨变	(173)
二	英布竞相扩张占领殖民地保护国	(179)
三	以南非为基地向林波波河以北的殖民扩张	(185)

第十三章 英布战争(1899—1902)	(192)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英布紧张关系白热化	(192)
二 旷日持久的英布战争的三个阶段	(197)
第十四章 南非联邦的成立	(206)
一 阿非利卡(布尔)民族的崛起	(206)
二 南非的华工问题及其与南非政治的关系	(209)
三 南非联邦成立的必然趋势	(218)
第十五章 《土著土地法》的出笼和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成立	(225)
一 《土著土地法》出笼的背景及后果	(225)
二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成立	(232)
三 阿非利卡人和英国人关系的新发展	(235)
第十六章 两次大战之间的南非(1919—1945)	(239)
一 战后南非诸方面矛盾的激化	(239)
二 兰德金矿罢工及其启示	(242)
三 史末资下台,赫佐格国民党上台执政	(245)
四 20世纪20—40年代南非非洲人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252)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南非(1939—1948)	(258)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南非	(258)
二 战后初期南非的新变化	(263)
第十八章 南非错综复杂的三十年(1948—1978)	(271)
一 50—70年代南非社会的真实面貌	(271)
二 阿非利卡人经济实力的增长	(280)
三 非洲人的生活:从乡村进到城市	(284)
四 40—70年代国民党历届政府	(289)
第十九章 “班图斯坦(黑人家园)计划”的强制执行和南非 政府逐渐陷入困境	(294)
一 非洲大陆情势发生巨变	(294)
二 班图斯坦(黑人家园)计划的强制执行	(298)

三 彼得·博塔政府及其“总体战略”(1978—1989)	(307)
第二十章 南非非洲人日益加强的反抗运动	(317)
一 非国大领导南非非暴力抗争运动	(317)
二 非国大领导的暴力斗争	(325)
第二十一章 黑人斗争再掀高潮,白人政府内外交困	(332)
一 南非经济呈现衰退	(332)
二 黑人反抗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340)
三 80年代后期博塔政府的内外交困	(347)
四 非国大准备进行新形式的斗争	(352)
第二十二章 南非的纷扰局面和黑人取得普选权	(356)
一 白人黑人两大阵营内派系林立	(356)
二 南非社会三大政治力量各自愿望的冲突	(358)
三 南非种族和解的方向不可扭转	(362)
四 南非进入制宪谈判	(363)
五 历史合力决定南非种族制度最后结果	(368)
第二十三章 黑人多数掌权后的南非	(373)
一 成就巨大问题不少	(373)
二 政党组合多变,社会维持稳定	(376)
三 非国大塔博·姆贝基执政时期的南非	(381)
四 新南非在非洲大陆的重要作用	(385)
第二十四章 不同程度反映多种族社会现实的南非	
各民族文学	(392)
一 17—18世纪的“日记体文学”	(392)
二 承前启后的19世纪南非文学	(393)
三 20世纪上半叶的南非文学	(395)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非文学	(401)
附录一 国外南非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413)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南非史学	(413)
二 20世纪50年代以后南非史学发展	(419)
附录二 南非大事年表(1652—2007)	(427)
主要参考书目	(443)

第一章 荷属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一 从好望角的发现到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好望角备受冷落的一百年 南非开普(好望角)殖民地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过程。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打开了欧洲直通印度和中国的新航道。然而这条以好望角港口为中心的新航道并没有迅速热火起来,而是冷落、寂寞了足有一百年。1648—1612年,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开往印度和东亚的海船只有806艘,平均每年只有7艘,而回程经过好望角的船只更少,只有425艘,平均每年不到4艘,因为有285艘船被葡萄牙留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驻守,有96艘船回程时尚未绕过好望角就沉没海底了。所以,一百多年中好望角港是备受冷落的,葡萄牙人自从占有非洲东南沿海的莫桑比克港后,为躲过好望角海面令水手胆战心惊的西风带风暴^①,干脆远远绕行好望角直驶莫桑比克。在16世纪90年代前,葡萄牙自己不使用好望角港,也不准荷、英、法等欧洲船舶通过它所发现的航路,进入印度洋。葡萄牙人对新航线的海图严格保密,甚至对泄密和投奔他国的船主、领航员以“叛徒”治罪。这种严密封锁状态因欧洲政治地图变动而变本加厉。直到1580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成为“一国”,才给在欧洲带头反对西班牙的荷兰,以可乘之机。荷兰船员首作俑者,带头冲击一直被葡萄牙封锁的新航线,接踵而至的英、法船只如法炮制,窜进印度洋。不久这些来

^① 直到1618年,1100吨的荷兰船通过好望角时仍是如下情景:“看见了陆地即好望角,然而西风强劲,我们只得卷缩前桅帆行驶,不敢做登陆的尝试。”

自北大西洋的船舶还打通了直奔巽他群岛(印度尼西亚)的新航线。荷兰往返于香料群岛的船舶不绝于途,并很快成为亚洲海域最强大的西方贸易力量。经过多条航线的比较,精明的荷兰商人目光都集中到好望角航线上。

荷兰东印度公司进驻好望角 165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决定在好望角建立一个补给站,并没有引起好望角“最早发现者”葡萄牙的多少对抗。葡萄牙人从来没有在此地逗留过多少时间,更不用说建立什么殖民行政权力。荷兰人在好望角(Cape,此后中文行文凡称殖民地皆译作“开普”)建立“补给站”,也并非由荷兰政府出面,而是由荷兰富商、大船主等组成的东印度公司直接管理。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一样,从一开始就与葡萄牙、西班牙由国家组成的“公司”不同,公司的主动权不受政府掌握,而是操纵在私人股东手中。所谓“私人股东”亦不是一般商人,而属于商人贵族集团寡头,如荷兰的特里普家族等。公司资金充足,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10倍。荷兰商人财富与荷兰国家权力的紧密结合,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17世纪欧洲最大的垄断海外贸易的公司。公司凭借其实力在短期内就将葡萄牙人从太平洋的香料群岛驱逐出去,并攻占马六甲,控制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间交通要冲——马六甲海峡。公司商贸业务迅速扩大到印度、锡兰、波斯、阿拉伯半岛以及日本和中国,形成了广大的亚非贸易网。驶往亚洲东方的荷兰船舶大量增加。由荷兰船运往欧洲的货物——胡椒、香料、纺织品、茶叶、咖啡越来越多,好望角港口作为中继站的地位急遽提高。

葡萄牙控制航路时期,往返欧亚途中绕过(不停泊)好望角的船舶年均只有7艘左右;荷兰时期,经过并停泊好望角桌湾的船舶逐年猛增,尤其在亚洲地区发动殖民战争时期增数最多。到17世纪50年代,为减少船员死亡率和患病率,荷兰东印度公司深感有必要在开普半岛建立一所海船补给站。当时从荷兰特塞尔港开往(印尼)巴达维亚的商船航程约需六个月,为避免乘客和船员在漫长航程中因缺少新鲜食品屡患败血病,造成严重减员,大大提高航行成本,公司认为,刻不容缓要办的事是要在中途设站,为海船补充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并安排旅客、船员上岸休整。开普半岛位于南纬31°东经23°,具有地中海气候

特征,气温宜人,空气清新,土地肥沃,适宜建立供旅客休憩的疗养地和补给站。东印度公司遭遇海难的船员曾在好望角海边搭棚居住两年,深感陆地条件优越,处于大西洋西风带的开普有此宝地难能可贵。^①

1652年4月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由“单峰驼号”、“白鹭号”和“好望角号”三艘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好望角登陆。船队司令官范·里贝克(J. van Riebeeck)在航海日记中记述了几日的情景:

1652年4月5日,感谢上帝,大约下午5古漏(1古漏约半小时),我们望见了好望角。

4月6日太阳落山不久,驶进桌湾,在水深4呎(1呎是6英尺,合1.828米)的沙砾海面上抛锚。

4月7日……傍晚我们登岸观察地形,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②

就这样,包含有四名妇女(其中一人为范·里贝克夫人)的首批移民乘坐的三艘船驶进桌湾,落地生根了。

补给站建成后,公司招来一批职员在开普半岛办农场,生产新鲜水果、蔬菜。不久证明此类体制农场经营完全失败:多劳不多得,职员劳动不与经济收益挂钩,缺乏经营积极性。^③公司便让部分雇员及其家属以“自由市民”身份经营园圃、牧场,产品由公司收购,售给商船。^④由于“自由市民”人数增加,公司雇员人数锐减^⑤，“补给站”单纯供应给养的性质没有维持多少年便发生改变。荷兰17世纪下半叶在亚洲的猛烈殖民扩张,使南非在荷兰殖民体系链条中普通一环的地位相应发生变化。好望角建站的田园诗式的过程也迅速结束了。

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早期“牲畜贸易” 好望角“补给站”是怎样

① 《“哈勒姆号”海难船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议书》,载 Moodie, *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Amsterdam, 1960, pp. 1-4.

② 《范·里贝克日记》(1652年4月5日、6日、7日),载 Moodie, *op. cit.*, p. 9.

③ 《1655年4月28日范·里贝克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公函》,载 Moodie, *op. cit.*, p. 62.

④ 《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致范·里贝克的公函》,载 Moodie, *op. cit.*, p. 75.

⑤ 《1657年4月16日荷属东印度总督里克洛夫·范·戈恩斯给范·里贝克的训令》,载 Moodie, *op. cit.*, p. 40.

演变成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和实际需求的两股力量推动着它转变。实际上，新航线上过往海船在开普港最需要补充的食物，越来越多的是鲜肉、活羊和活牛，而不是一般的农产品，因为新鲜蔬菜和水果在热带洋面上极易腐烂而不能多带、多贮存，而谷物和酒类等农产品一般是在价格最低廉的口岸采购，轮不到价格相对昂贵的开普港口。到 18 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的泊港商船有 77 艘，仅活羊一项每年就需向商船（不包括战舰）供应 8600 多只。此外，上岸休养的旅客和住在港口的公司人员和居民也消费大量肉类。

供应开普市场的大批牛羊从哪里来？最早（17 世纪 50 年代）是由当地经营牧业的科伊人（亦译“科伊—科伊人”）提供的。牲畜和牧养牲畜的土地成为当地土著与欧洲外来人的利害攸关（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的连接点。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居住在南非次大陆广袤土地上的土著民族有三个：桑人（旧称布须曼人）仍过着原始狩猎生活，散居在大卡鲁高原的南部山区直至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人口约 4—5 万人，他们只有猎物，不进行畜牧。科伊人（旧称霍屯督人），人口约 20 万人。这两个土著民族在人类学上合称科伊桑人，肤色多呈黄褐色。第三个土著民族南班图人是黑人，17 世纪时已居住在加姆图斯河以东和以北直至林波波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经营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经济，人口增长很快。南班图黑人按语系又分恩戈尼人和苏陀—茨瓦纳人两大支，其中恩戈尼人按地域又有南支和北支之分。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与欧洲人接触的主要是南恩戈尼人，尤其是其中的科萨人。科萨人也是补给站牲畜主要的供应者，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供应者。南班图黑人人口众多，在 100 万人以上，仅科萨人一支就有 10 万人之众。

在 17 世纪下半叶，向开普半岛东印度公司补给站供应牲畜的，主要是毗邻的科伊人，科萨人只间接供应一小部分。18 世纪初期，科伊人的牲畜仍占供应量很大比重，但科萨人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内地土著民族越来越被拉入与世界贸易有着间接关系的贸易圈，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微小变化。在开普补给站建立以前，开普半岛附近地区的地中海型气候为科伊人的牲畜放牧提供了丰茂牧草。有些部落拥有很多牲畜。牲畜数量成为科伊人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准，成为他们社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伊人十分爱惜牲畜，除祭祀用牲

外,一般不常宰食,为维持牲畜繁殖,也不愿过多地出售牲口。他们把剩余牲畜同荷兰人交换,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和生产上必要的需求(如换取铜、铁金属),因而对荷兰商人所提供的饰物、珠子等日用品的需求量有限。而对荷兰人来说,与科伊人进行牲畜交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收购一头羊只给科伊人1/8磅烟叶和1/2磅铜丝^①,收购一头牛只给科伊人1磅烟叶,约值4盾,而转手卖给外船售价25盾,净赚500%利润。从建站伊始,东印度公司就垄断了高利润的牲畜贸易,三令五申严禁“自由市民”进行此项贸易。但荷兰移民为利所驱,争相经营,为了厚利,不惜铤而走险,无视公司一切禁令。南非开普殖民地同科伊人的牲畜贸易比起荷兰人在北美殖民地同印第安人进行的毛皮贸易,更典型地暴露了荷兰商业资本确是“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的利润几乎完全来自侵占和欺诈。东印度公司和私商为了最大限度掠夺科伊人的牲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以摧残人的身心的烈性酒和烟草,诱骗从未接触过烟酒的科伊人上瘾,使烈酒和烟草成为科伊人大批消耗的奢侈品,从而埋下了科伊人被灭绝的最早的根子。荷兰人通过这些“交换手段”从科伊人手中攫得大批牲畜。据记载,有的一次“交换”就拉走了447头牛和1292只羊。^②开普半岛附近地区的科伊人部落的牲畜迅速减少。到17世纪末,这种交换“贸易”变成了东印度公司对科伊部落的“索贡”行动。科伊部落想方设法逃避与公司的牲口交易。科伊人向导故意引错路,头人一见白人到来就把牲口藏匿起来或赶进深山。

科伊人性畜资源枯竭 荷兰殖民者摧残科伊部落更厉害的手段是暴力劫掠。牲口走私商多由殖民社会的渣滓组成,他们的“经商”行为与劫掠行径毫无二致。从开普出发,携带火器的“牲畜贸易远征队”进入内地山区和草原,摇身一变成了杀人越货的匪帮,烧寨子、抢牲口、奸淫,无恶不作。而公司有时发动的掠牲战争规模比私商大得多,每当荷兰的回程船队停泊桌湾港口,市面牲畜供不应求,船队无法起锚时,公司远征队往往窜入内地,抢劫牲口供应船舶。1702年“牲畜贸易远征

^① Moodie, op. cit., p. 11.

^② Wilson, M., & Leonard Thomp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5.

队”深入内地抢劫英夸部落,掠走 2000 头牛和 2500 只羊,并杀害许多英夸人。^①

东印度公司的竭泽而渔的贸易手段,加上公司和私商的武力劫掠,双管齐下,吮吸科伊人的牲畜资源。科伊人牲畜资源一年比一年枯竭,以致经常不能把一部分牲畜作为必要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从而使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牲畜是科伊人维系部落社会结构的重要纽带,牲畜的逐渐丧失既使科伊社会日益贫穷,又使部落组织濒于瓦解。当一个部落的牲畜被榨干后,公司和私商就转向另外一些部落。到 1699 年,开普半岛附近 100 公里范围的科伊人部落几乎丧失了全部牲畜。17 世纪下半叶,有一些失去牲畜的科伊部落把他们以前用牲畜换来的荷兰人货物,往东贩运到赫鲁特河和加姆图斯河以东的内地去换取科萨黑人的牲口;或者替荷兰人放牧牛群赚取一些牲畜(代替工资),几经努力,一度在自己牧区恢复了畜群。但从 18 世纪初以后,随着桌山后面斯克河畔的科伊人牧场被占,荷兰殖民者接二连三向科伊人最好的牧区土地猛烈扩张。科伊部落丧失了整片土地,也就丧失了恢复牧区经济的一线希望。

丧失了畜群的科伊人无以为生,日益贫困,逐渐从部落中游离出来:青壮男子流落到开普殖民地社会,加入劳动力行列。许多科伊妇女生活无着,被迫成为白人的“泄欲工具”。停泊于好望角港口的远航海船的水手和船员把开普当作“冒险者乐园”,狎妓包娼,趋之若鹜,以满足其猎奇的猥亵(licentious)心理。不到一百年时间,混血人种便充斥于开普社会。

二 开普殖民地的土地扩张

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 在最初五六十年,开普移民的土地扩张是缓慢的。从 1657 年到 18 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时间,荷兰和法国的移民(法国多是胡格诺教徒,约 200 名)中种植谷物和葡萄、水果的能干的农场主,每户一块 45 公顷的土地,仅仅从开普平地扩展到到斯泰伦

^① Elphick, R., *Kraal and Castle-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28.

博斯,在这一处于地中海型气候的地区,甚至没有一块移民住地离中心城堡的直线距离超过 50 英里。但从 18 世纪初开始,荷兰殖民者中以畜牧为主的农场主(此后渐被称为布尔人^①)猛然加快了土地扩张的速度。这些能干的农场主沿布里厄河谷地向东和向北扩张,建立了斯韦伦丹区。在翻过朗厄山后往东进入小卡鲁地带(东经 20°),往北进抵罗赫费尔德山东北坡,在沿海地带则越过莫瑟尔湾(即牧牛湾,东经 21°),1742 年在大布拉克河(东经 22°)划界。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内布尔人竟深入内地 300 公里,占领了数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使用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把科伊人中的黑塞夸、高里夸和阿塔夸等部落的土地尽行吞并。^② 在 18 世纪后半叶这种扩张势头又以更猛烈的程度向东继续扩展(见后述)。

为什么从 18 世纪初开始荷兰殖民者在南非次大陆进行前所未有的、猛烈而持久的土地扩张?这与欧洲人 16—18 世纪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不同,当年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的移民蜂拥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岛屿,形成了人类史上一次最大的跨海移民,但在南非并没有出现荷兰人(包括法国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荷兰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向来不具有英国那样剧烈的性质,它的特点是附着于自己小块土地上的农民贫困化,而围海造田也减弱了不少缺地的农民出走的动力,因而荷兰基本上没有形成需要迁移到殖民地去的**大批农业移民。事实上荷兰外出移民数量相对来说也不多。往亚洲去的主要是荷兰商人、殖民官吏和驻屯士兵。18 世纪初在广大的开普殖民地,荷兰移民仅有 1000 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法国移民)^③,直至 18 世纪中叶也只有 5000 多人。因此,南非的殖民土地扩张不能仅以宗主国荷兰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开普人口的自然增加来解释。那么,土地扩张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推动土地扩张的两个动力 分析 18 世纪开普港船舶停泊数字等统计资料,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每当绕行好望角的两洋航线上的船舶显著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南非内地土地扩张规模和速度便进

① 荷兰语 Boor(布尔)意为农民,早期多指开普地区的荷兰农场主。

② Neumark, S.,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 Stanford, 1957, p. 52.

③ 1707 年“自由市民”人数为 1622 人,见 Walker, E. A.,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London, 1957, p. 66。

一步扩大和加快。它揭示出一种因果关系：停港船舶增多，对肉类和活畜的需求相应增加，便刺激殖民者更多地占地养羊。由此看来，推动开普内地土地扩张的一个动力，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大西洋—印度洋航线上船舶对牲畜越来越大的需求。这种联系提示我们：探讨 18 世纪南非殖民土地扩张的原因，还必须考察国际的经济关系以及开普港在世界重要交通航线中不断提高的经济作用。南非开普地区在欧洲殖民列强激烈争夺中，有着不可取代、引人注目的战略地位。

1713 年荷兰结束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同法国的长期作战状态，重新加强东方的殖民事务和商业活动。此后 10 年荷兰驶往东方的船舶增加一半，停泊开普港的船舶从每年平均 48 艘增至 72 艘。开普市场对牲畜的要求有增无减。在内地，布尔农场主开始沿着布里厄河向山南、山西扩张土地。18 世纪 40 年代爆发第二次大规模商业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法在印度的战争延续 4 年，英国舰队频繁进驻开普，自 1725 年以来因禁止向外国船出售肉类而减少的外船数目增加一倍，牲畜供不应求，开普肉价猛涨，经济生活由衰落转向繁荣。在战乱年代中，科伊人牲畜资源已被完全榨干，主要靠加姆图斯河以东的科萨人和布尔农场主供应。饲养牲畜既比种植谷物和葡萄利润大得多，而牲畜市场的垄断地位又比谷物市场更稳定可靠。于是许多追逐利润的农场主纷纷改营以牧业为主，迁入内地，占地养羊。

推动土地扩张的另一个动力是奴隶制的发展。开普的奴隶制主要由黑人奴隶和马来奴隶构成。另外，科伊人部落的瓦解，使众多科伊人沦为牧奴和农奴。到 18 世纪，开普奴隶数目已超过白人人数。拥有众多奴隶和牧奴的布尔农场主有劳动力资源经营更大的牧场，内地广袤的土地引起大小奴隶主对土地的贪婪。斯韦伦丹地区的大部分农场主离开原居住地，迁居小卡鲁地带建立牧场，出现了第一次土地扩张的高潮。

三 早期荷兰殖民者的经济结构

落后的经济结构 进入内地的移居人口绝对数量毕竟很少，为什么土地扩张的范围如此广阔，持续的时间如此长久？这与布尔殖民者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吸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布尔人的经济逐渐形成一种以牧为主的粗放式的奴隶制经济。以下四方面因素使这种落后经济